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完

春秋公羊傳

計碩民選註

0969号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千一集一第

傳羊公秋春
註選民碩計

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			
五雲王	人	行	發
路山寶海上			
館書印務商	所	刷	印
埠各及海上			
館書印務商	所	行	發

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Y. W. WONG

SELECTIONS FROM KUNG-YANG

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

BY CHI SHIH MING
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37

All Rights Reserved

緒言

春秋非史書也。史書之職，在紀載往迹，胥符其真，並窺因果，明其所以。而春秋非其倫也。孟子曰：

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。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』

可見春秋之作，原於邪說暴行之橫肆。彼將息邪說，禁暴行，不得不有所以制之。制之以空言，不如以實事爲之尺度，更顯著而可辨。是則春秋者，孔子將以定名分，制法度之工具也。莊子天下篇有云：

春秋以道名分。

亦卽此意。誠以不作如是觀，而止認爲史書者，則零散疏簡，故違其真，雖在大愚，

猶不欲爲之也。

若我人既認春秋之用同於工具，卽不得不認其含有所謂『微言大義』者在；諸國之實事，特其骸骨已耳。

據漢書藝文志，傳春秋者五家：左氏、公羊氏、穀梁氏、鄒氏、夾氏。『鄒氏無師，夾氏未有書。』此外三家，左氏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，故論本事而作傳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。』公羊、穀梁則以口說傳授。

藝文志記公羊傳十一卷。班固自注曰：『公羊子，齊人。』顏師古注曰：『名高。』唐徐彥疏引戴宏序曰：『子夏傳與公羊高，高傳與其子平，平傳與其子地，地傳與其子敢，敢傳與其子壽。至漢景帝時，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。』此公羊傳之歷史也。

西漢儒者治春秋，專主公羊，尊信誦習，立於學官。穀梁之立稍後。左氏第行於民間，雖有修習者，而勢力甚微。及劉歆欲以與古文尚書、逸禮、毛詩等並立於

學官，遂開我國學術史上經今古文之論戰，卒未得立。至東漢建武時，左氏傳始立於學官。旋遭今文家論議，復廢。然其後諸家辨難，主題幾全移於左氏，而崇信古文者漸多，名家輩出。以迄東晉元帝時，左氏設立博士，則公羊、穀梁已寢衰矣。清世嘉道以後，學術界有極可注意之現象焉，則衰微已久之西漢今文學復見興盛是也。迄於其季，益復大熾。是固由於學者求誠溯古之篤嗜，而時世衰亂，亦不能無繫。彼學者滿懷憂憤，殆無不以爲與孔子同其遭值，覩公羊之說，正饕救世之熱誠，則翕然宗之矣。公羊者，不啻今文學之樞極也。其集今文說之大成，爲系統之撰述者，則有康有爲著新學僞經考。大旨以爲所謂古文，悉出劉歆僞造，或以意竄亂，故事諸端，亦其假託，其意則在佐王莽篡漢。其論左氏，則與同派健者崔適同。主漢志有新國語五十四篇，爲左氏國語之真，劉歆取其有關春秋者，改爲春秋左氏傳，餘爲今之國語。我人試比觀二書，彼此詳略互異，瓜分之迹顯然，則康、崔之說殆可信也。

夫言學而存門戶之見，則難得其會通。故今古文者，均非我所宜阿。顧行道探經，我人從習其徑者，殆無疑義。今既認春秋非史書，則欲知春秋，自當求諸傳其義而較精之公羊。——須附識者，我人於此，於春秋之態度之命意，未嘗有所可否，不過曰求知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耳。

公羊之義，首重三科：一曰張三世，二曰存三統，三曰異內外。

張三世者，春秋分十二世爲三等，有見三世，有聞四世，有傳聞五世。哀、定、昭三公之事，孔子之所見也。襄、成、宣、文四公之事，孔子之所聞也。僖、閔、莊、桓、隱五公之事，孔子之所傳聞也。於所見微其詞，於所聞痛其禍，於所傳聞殺其恩。書法詳略各異。若大夫卒於所見之世，則有罪無罪皆曰錄之。『丙申，季孫隱如卒』是也。於所聞之世，則無罪者曰錄，有罪者不曰，略之。『叔孫得臣卒』是也。於所傳聞之世，則有罪無罪皆不曰，略之也。『公子益師，無駭卒』是也。

存三統者，緇夏存周，以春秋當新王。以爲孔子制春秋之義，見諸行事，垂訓

方來，雖祖述憲章，上循堯、舜、文、武之道，而改法創治，不襲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迹，故以南面之權託之於魯。古制：王者興，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，爲二王後，並當代之王爲三王。又推前五代爲五帝，封其後以小國。又推其前爲九皇，封其後爲附庸。又其前爲民殷，周以上皆然。然則有繼周而王者，當封殷，周爲二王後，紂、夏而號禹曰帝，封其後以小國，以存三王之統。此存三統之誼也。

異內外者，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諸夏而外夷狄，書法詳於內而略於外，以見王化自近及遠之誼。且所謂內外，又非一定不易者也。韓愈曰：『諸侯用夷禮則夷之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。』設七等進退以示褒貶予奪之誼。公羊莊十三年傳曰：『州不若國，國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。』疏云：『言荆不如言楚，言楚不如言潞氏，甲氏，言潞氏，甲氏，不如言楚人，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，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，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，吳子。』同一吳也，定四年傳稱子吳入楚，傳則不稱子。同晉、楚也，城濮之戰則予晉，邲之戰則予楚。進

退無常，外內亦無常，可見春秋微言所在，即大義所在也。

如上所述，幽隱可異，同於射覆。特我人欲知古人之別有會心，主觀論世，據懷著作，乃出此途，則不能不一究之也。又有宜知者，則公羊所據經文，亦仍其脫落可疑之迹也。如桓十四年經云：『夏五，鄭伯使其弟語來盟。』傳云：『夏五』者何？無聞焉爾。此明是『夏五月』也。莊二十四年經云：『赤歸於曹郭公。』傳云：『赤者何？曹無赤者，蓋郭公也。』此明是『郭公赤歸於曹也。』此外經文有脫有衍，公羊則彊爲解釋，或置之不解，例亦不謬。此當由古人尊崇經文，信守傳說，故偶有疑譌，亦不敢輒爲改定也。

我人於公羊更有可注意者，則其辨析詞性，深究語句之結構，不啻語言學、文法學之著作也。如僖十六年經云：『春，王正月，戊申朔，賁石於宋。』五。是月，六鷁退飛過宋都。傳云：『曷爲先言「賁」而後言「石」？賁石記聞。聞其碩然，視之則「石」，察之則「五」。是月者何？僅逮是月也。……曷爲先言「六」而

後言「鷁」六鷁退飛，記見也。視之則「六」，察之則「鷁」，徐而察之則「退飛」。卽此一例，已足引起我人甚深之趣味矣。

公羊全書都四萬餘言。茲刪其重複者——有雖重複而事頗重要、誼有微異者，則仍存之。——淫亂者，符瑞災異涉於迷信者，詞指晦澀而無意誼者，十之三四，而加句讀焉。東漢何休之注，唐徐彥之疏，於是書奧旨雖多發明，而不免有冗沓謬妄之處。茲於何、徐二家之說，錄其精當者而汰其乖舛者，兼采衆說，以補其所不及。務使學者一目而得其解，通其誼，不致迷惑於注釋之文，反不得書中之旨趣，此則點注者之微意也。

目錄

隱公	一
桓公	二四
莊公	四六
閔公	八八
僖公	九四
文公	一三一
宣公	一四六
成公	一六七
襄公	一八〇

昭公

.....

一九八

定公

.....

二一九

哀公

.....

二二八

隱公

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。

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歲之始也。王者孰謂？謂文王也。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統也。

○解詁曰：『文王，周始受命之王。』

○解詁曰：『統者，始也；總繫之辭。夫王者始受命，改制布政施

教於天下，自公侯至於庶人，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，莫不一一繫於正月，故云政教之始。』

公何以不言即位？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？公將平國而反之桓。曷爲反之桓？桓幼而貴，隱長而卑，其爲尊卑也微，國人莫知。隱長而賢，諸大夫拔隱而立之，隱於是焉而辭立，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。且如桓立，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隱之立，爲桓立也。隱長又賢，何以不宜立？立適以長不以賢，立子以貴不以長。桓何以貴？母貴也。母貴則子何以貴？子以母貴。母以子貴。

○解詁曰：「平治也。反還之。」

○解詁曰：「莫知者，言惠公不早分別也。」孔廣森曰：「左傳曰：『惠公

元妃孟子卒，繼室以聲子，生隱公。宋武公生仲子。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，曰爲魯夫人，生桓公。』

蓋聲子以繼室稱夫人，仲子再娶亦稱夫人，並妃二適，故國人疑於其尊卑矣。」○解詁曰：「是時

公子非一。」○解詁曰：「適謂適夫人之子，尊無與敵，故以齒。子謂左右腰及姪娣之子，位有貴賤，

又防其同時而生，故以貴也。」○孔廣森曰：「隱母本以嬖至，桓母本以夫人禮至。」○解詁曰：

「以母秩次立也。」○解詁曰：「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。」

三月，公及邾婁儀父盟於昧。

及者何？與也。○會及暨，皆與也。曷爲或言會，或言及，或言暨？會猶最也。○及猶汲汲也。暨猶暨暨也。○及我欲之暨，不得已也。○

○解詁曰：「若曰公與邾婁盟也。」

○解詁曰：「最，聚也。直自若平時聚會，無他深淺意也。」孔廣森

曰：「小爾雅曰：『最，叢也。』管子曰：『冬收五藏最萬物。』樂記：『會以聚衆。』注云：『聚或爲最。』

徐廣解史記以爲最亦古之聚字。」○孔廣森曰：「及之爲言，恐弗及也。汲汲者，急辭。暨暨者，重難

之辭。玉藻曰：「戎容暨暨」是也。」

◎解詁曰：「舉及暨者，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。欲之者善，惡惡

深，不得已者，善輕惡淺。」孔廣森曰：「左傳謂：『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』，則是盟我欲之，故從及文也。」

儀父者何？邾婁之君也。何以名字？曷爲稱字？襄之也。曷爲襄之？爲其與公盟也。◎與公盟者衆矣，曷爲獨襄乎？此因其可襄而襄之。此其爲可襄奈何？漸進也。◎

◎解詁曰：「爲其始與公盟。盟者，殺牲歃血，誼命相誓以明約束也。」

◎春秋繁露曰：「氏不若人，

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。凡四等命附庸。字者方三十里，名者方二十里，人氏者方十五里。邾婁於桓之篇稱人，傳曰：「夷狄之。」於此稱字，傳曰：「襄之。」進退相較，明儀父本在名等，春秋字之，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。然非有所因，則襄文爲空設。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，實得王命爲諸侯，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襄之。」

昧者何？地期也。◎

○孔廣森曰：「兩君相見所期地也。」

夏五月，鄭伯克段於鄆。

克之者何？○殺之也。殺之則曷爲謂之克？大鄭伯之惡也。○曷爲大鄭伯之惡？母欲立之，已殺之，如勿與而已矣。○

○孔廣森曰：「加「之」者，經有不克弗克諸文，嫌通爲克字詁訓，故問「克之者何」，明獨施於此。」

○穀梁傳曰：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。」○解詁曰：「如，卽不如；齊人語也。加克者，有嫌也。」

段無弟，文稱君，甚之。又段當國，嫌鄭伯殺之無惡，故變殺言克。」

段者何？鄭伯之弟也。何以不稱弟？當國也。○其地何當國也？齊人殺無知，何以不地在內也。在內，雖當國不地也。不當國，雖在外，亦不地也。○

○孔廣森曰：「當，敵也。著其強禦與國爲敵。左傳所謂「如二君」是也。經例當國者繫國，此已齊鄭伯於其上，故不復繫鄭，直言段也。」○解詁曰：「明當國者在外，乃地爾，爲其交連鄰國復爲內難，故錄其地，當急誅之。不當國，雖在外，禍輕，故不地也。」

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。

宰者何官也？咺者何名也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？○

○解詁曰：「天子上士以名氏通，中士以官錄，下士略稱人。」

惠公者何？隱之考也。仲子者何？桓之母也。何以不稱夫人？桓未君也。

贈者何？喪事有贈。贈者蓋以馬，以乘馬束帛。○車馬曰贈，貨財曰賻，衣被曰

襚。○

○解詁曰：「以馬者，謂士不備四也。禮既夕曰：『公贈玄纁束帛兩馬』是也。乘馬者，謂大夫以上備

四也。」○解詁曰：「贈猶覆也，賻猶助也，皆助生送死之禮。襚猶遺也，遺是助死之禮。知生者贈賻，

知死者贈襚。」

桓未君，則諸侯曷爲來贈之？隱爲桓立，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。然則何言

爾？成公意也。

其言來何不及事也？○

○荀卿曰：「送死不及柩戶，弔生不及悲哀，非禮也。」

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？兼之，非禮也。○何以不言及仲子？仲子微也。○

○解詁曰：「禮不贈妾，既善而贈之，當各使一使，所以異尊卑也。」○解詁曰：「比夫人微，故不得並及公也。」

冬，十有二月，祭伯來。

祭伯者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何以不稱使奔也？奔則曷爲不言奔？王者無外，言奔則有外之辭也。○

○孔廣森曰：「王臣奔他國者，皆不言出，以示無外之義。若不來奔，本無「出」文，故併去「奔」以別之。魯受天子遣逃臣，亦爲有惡，不言「奔」者，蓋兼諱也。」

無駭帥師入極。

無駭者何？展無駭也。何以不氏？貶。曷爲貶？疾始滅也。○始滅昉於此乎？○前此矣。○前此則曷爲始乎？此託始焉爾。曷爲託始焉爾？春秋之始也。